

小丈夫档案：

乌克兰侏儒，体重291克，生于19世纪末，姓氏不详。自学文化，相当于初中生水平。

5岁被后母抛弃，先去给贵族家的小孩当玩具，此后做过引针工、捉虱子工、挖耳屎工、修脚工、擦皮鞋工等。15岁起卖土豆。18岁当兵。21岁从事间谍工作。

那张嘴巴

5岁时，小丈夫听到一个女人念一首诗，那时他还不懂诗人叫亚历山大·谢尔盖耶维奇·普希金，但他记住了念诗女人的嘴巴，这之后他一直在模仿那张嘴巴。

女人是柯琳玛什，她有个侄女叫卡季波娃——这是若干年后小丈夫才对上号的，而那一年他以一种特殊身份进到贵族家。府邸高大沉闷，家仆众多，红木壁钟敲打出钟楼般的当当声音。柯琳玛什是他第一个认识的人，她把他带到炉旁洗澡，给他换上干净的小衣服，而他自己的脏衣服被丢到了窗外的水沟里。

正如术前档案所交代的，小丈夫到这里给这家的小孩当玩具，他经常鼻青脸肿，发生骨折，这只能怪他自己不小心。渐渐地，他掌握了自护本领，在被小孩们当马球丢来抛去的时候会努力蜷曲身体，保护好脆弱部位，并在落地的一瞬间快速找到柔软的地方。之后再发生骨折，但鼻青脸肿避免不了，会流鼻血，尤其心理受到创伤，但他依然坚强微笑，因为他懂得如此才可换取美食。

不过，他还是会哭，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，在梦里，无声地哭上一阵子，让泪水浸泡先天皱褶的小脸儿，尔后又坚强了。

贵族家小孩常出去郊游。乘坐一辆好马车，车夫殷勤，骏马轩昂，他被装进一只小篓子里挂在车上。马车沿着一条林荫大道一直跑，经过一座长长的铁桥，绕过奶牛场和一些泥色矮房，最后在树林疏朗、昆虫活跃的草坡上停车。小主子们逮到了蚂蚱，用草茎穿在一起，交给他看管。

蚂蚱对他来说是不小的动物，他看见自己的影像镶在蚂蚱金属属的眼球里，蚂蚱的触须阴险，牙齿愤怒。一次它们搞暴动，一起咬他，他喊救命，可没人听得到，车夫在给马刷鬃毛，小主子们在树林里戏耍。他独自同一串蚂蚱斗争，蚂蚱惨败，翅膀凌乱。而当贵族家小孩命令他去点燃一座野蜂窝时他可就惨了，他的头发几乎被那团火燎光！

他倒是乐意去大戏院。伯爵一家人在戏院里看戏，马儿打盹儿，车夫不知去了哪里，他一个人在马车上听从戏院里传出的音乐与歌声；满天的星斗，白蛾从头顶上划过，他期望有一颗流星落到马车上。

有天晚上看完戏回家，马车跑得太快了，小篓子剧烈摇晃，他被甩出来，庆幸的是他抱住了车轮上的一根轮辐才避免了一场惨剧。车轮滚滚，马铃叮叮，没有人知道一路上他那样做有多么惊险！

他常遭受贵族家小孩的恶作剧，被他们藏到险恶的地方，壁炉，泔水桶，车夫肮脏的靴子里……柯琳玛什总能把他救出来。但是有一次，他被藏到红木大壁钟里，柯琳玛什没找到他。他在大钟里提心吊胆，巨大的钟摆来回摆动，和转动的齿轮一起发出阴险的声音，冷酷的报时钟锤高高举起来了！但它没能敲响铜簧，因为侏儒遏制了钟摆运动。钟停了。伯爵太太万分惶恐，以为害肺病的伯爵生命走到了尽头，她赶紧差人请医生。年轻的

爸爸的梦想

爸爸画了很多灯塔。工作之余，他时常画灯塔，在册页上、写生本上、画纸上、画板上，甚至在餐巾纸或者报纸的边缘。

这些灯塔有的像古堡，有的像火箭，有的像海螺，有的像一条腾空的鱼；有的在大海里，有的在荒岛上，有的在海岸边；有的上了水彩或者油画颜料，有的用铅铅笔或者炭笔的黑线构成，有的是用黑色笔画的。

妈妈说，那是爸爸的一个梦想。

她告诉我：“你爸爸希望有一天能够设计一座灯塔。”

“贝尔灯塔。”我说。

妈妈呵呵笑着说：“是的。”

《贝尔灯塔》是一张影碟，在我们家反复播放。这是二百多年前的一个故事。眼看着无数的船只和生命在贝尔暗礁毁灭，年轻的工程师罗伯特·路易斯·史蒂文森挺身而出，带领工人们历经艰险，耗时近四年，终于在贝尔暗礁上建成了一座灯塔。从此，就再没有船只从那儿经过时因为触礁而失事了。妈妈孕育我的那年，电视里播放了这部影片。爸爸四处寻找，终于把这张影碟买回家，百看不厌。

爸爸告诉我，贝尔灯塔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海上灯塔。

他还告诉过我：“史蒂文森家族出了好多灯塔工程师。他的三个儿子、两个孙子、一个曾孙都是灯塔工程师。他们造了很多灯塔。”

“爸爸也有偶像，也崇拜什么人吗？”我问。

“有啊！”爸爸说，“我敬重史蒂文森，敬重像他那样的人。”

我敬重我的爸爸，也敬重像他那样的人。我相信，世界上一定会有一座灯塔是爸爸设计的。

果真有一天，爸爸开始做灯塔方案了。一座名叫象贝的小岛，因为周边海域的航线越来越繁忙，使用了好多年的古灯塔显得矮了，灯光也偏暗，需要重新建造一座新灯塔。爸爸受邀，担任了这个项目的总设计师。

新灯塔启用了。从此，象贝岛上就由它替代不远处外的古灯塔，定时朝海面发射灯光信号，引导过往船只顺利航行。

暑假，妈妈带我去看望这座灯塔。

象贝岛是个大陆岛，环境远没有当年史蒂文森所面对的暗礁那么艰险，现在的工作条件和技术也远比从前优越和先进，但是我和妈妈仍然兴奋不已。

我们激动万分地踏上小岛，仁立在灯塔前，久久地凝望它。

浪涛一阵一阵拍击海岸。哗啦，哗啦，四处是海的声音。海鸟在空中盘旋，尖利地鸣叫。

大海的空旷，无限蔓延，所有的一切都融为一体，世界只剩下没有边际的宽广。

我找不到我自己了，但我听到一声响亮的呼喊——我和妈妈异口同声地叫出了爸爸的名字。

■短篇小说

钟表匠比花白胡子医生早来了一步，打开壁钟修理时发现了侏儒。

大钟又恢复了运行。伯爵没死，晚餐吃得比平常多一些。但侏儒受到了惩罚，管家把他丢到马厩里，叫他面壁而立。秋蚊拼命叮他，马撒尿溅了他一身，直到夜深他才被允许回屋睡觉。

小矮凳是他的床，他躺在上面悄声哭泣，被柯琳玛什发现了。女人放下手里的营生，擎着小灯走过来，烛光摇曳，他那时特别想让她抱一抱，而女人为他念了一首诗：

不久前的一个夜晚，
一轮凄清的明月
巡行在迷茫的云天，
我看见：一个姑娘
默默地坐在窗前，
她怀着隐秘的恐惧
张望山冈下朦胧的小路，
心中忐忑不安
“这里！”急急的一声轻唤。
姑娘儿微微发颤，
怯怯地推开了窗扇……
月儿隐没在乌云里边。
“幸运儿啊！”我惆怅万端。
“等待你的只有交欢。
什么时候也会有人
为我打开窗子，在傍晚？”

他不懂诗说些什么，他只注意到柯琳玛什的嘴巴，粉色唇，牙齿光洁，气息如月。他在诗里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柯琳玛什替他掖了掖小被子，走开时象征性地吻了一下他那像葡萄干一样皱的小额头。立时，他的梦有了温甜的味道。他梦见自己去了一个谧柔的地方，水波如棉，芬芳荡漾。那个地方叫子官，他还不知道。童年结束了。

对于过去，他不会全记得清楚，那些事情如邪风霪雨，泥泞小路，他从那里走出来了，来到太阳底下，太阳毫不费力烘干了湿衣与泥脚，而能让他牢牢记着的是念诗的女人粉色的足足够了。那张嘴巴影响到他一生。

土豆小兵

满以为一切会好起来，然而战争爆发了。炮声滚过天空，椿树和烟囱一起哆嗦，鸡骇大吠，放学的孩子一口气跑回家。

前线急需补充兵员。一个乌克兰军少校来到乡下征兵，他是红头发，佩戴M1870左轮手枪。他本来是个在家里给两个儿子当爸爸，性情悠然的男人，娇妻也会给他很多柔情，而现在不是了，一次次战役被波兰军击溃，他情绪恶化，学会了抽烟、发脾气，唇唇埋没了嘴巴。

按照法律规定，年轻的小丈夫必须服役，个头小不算问题，关键是勇敢，服从命令。

小丈夫入伍了。毋庸置疑，他在队伍里个头最小，而入伍的过程也相当简单，和脱掉一只袜子一样容易，红头发少校只说了一句“你可以”，他就变成

土豆小兵

满以为一切会好起来，然而战争爆发了。炮声滚过天空，椿树和烟囱一起哆嗦，鸡骇大吠，放学的孩子一口气跑回家。

前线急需补充兵员。一个乌克兰军少校来到乡下征兵，他是红头发，佩戴M1870左轮手枪。他本来是个在家里给两个儿子当爸爸，性情悠然的男人，娇妻也会给他很多柔情，而现在不是了，一次次战役被波兰军击溃，他情绪恶化，学会了抽烟、发脾气，唇唇埋没了嘴巴。

按照法律规定，年轻的小丈夫必须服役，个头小不算问题，关键是勇敢，服从命令。

小丈夫入伍了。毋庸置疑，他在队伍里个头最小，而入伍的过程也相当简单，和脱掉一只袜子一样容易，红头发少校只说了一句“你可以”，他就变

■书 摘

爸爸的灯塔

□张 洁/著 韩 硕/插图



我的爸爸，他也像罗伯特·路易斯·史蒂文森那样了不起！

面对灯塔，我感受到一股力量。

有一天

爸爸继续他的建筑之旅。他又设计了一家影院、一座出版大楼和一家博物馆的大厅，还设计了一些民居。他非常喜欢他的工作。

有一天，爸爸去了一个建筑工地。

直到一个月后，他才重新回到家中。

爸爸坐在轮椅里，脑袋无力地歪向一边。

那天，工人在施工中操作不当，引起危情。爸爸发现后，冲上去抢救危难中的工人，结果受了重伤。医生竭尽全力才挽救了他的生命。

他的右手几乎没有了知觉，他的记忆也出了些问题。

他时常沉默，也会突然开口说话。他的语速很慢，好像思维跟语言脱了节。他的声音也是含混的，会突然中断，然后他就想不出或者说不出正说到一半的话了。这时候，他就变得很沮丧或者非常紧张。

“爸爸。”我轻声呼唤他。

爸爸怔怔地看着我。

他知道是我吗？还是……我很害怕。但我记着妈妈说的话：无论如何，也要像从前一样呼唤爸爸，对他笑，跟他说话。

“我们依然是一个欢乐的家庭，跟从前一样。”

成一个兵。其实，他并不勇敢，换军装时他一直打哆嗦，少校看见了也不教训。少校点上一支劣质烟，烟雾模糊了大家的视线。

部队集合时小丈夫怕被踩着，爬到一匹大公马的背上站着。他俯瞰到小广场全景。

新征的士兵肃立一片。妇女和孩子辐辏在椿树底下朝这边张望，瓦塔和兹燕站在那里，还有白胖子校长，但那里没有卡季波娃。小地主——米盖屋·昂贵马车夫最后一个赶到，他老婆追赶着召唤他，他假装没听见。一个年长者把乐队组织好了，乐手们站成松散的方队。谁家的一条狗凑到跟前，奇怪地瞅着乐手抱在怀里的圆号。一只乌鸦歇在屋顶上，安静的样子似乎懂得这里需要肃静。向日葵和小教堂在一旁沉思。

“土豆，你下来！”少校说，“你不是骑兵。”

“是，长官！”

小丈夫应着，然后揪住公马尾巴往下滑，那儿像瀑布，可那匹公马决定教训他，它使劲儿甩动尾巴，小兵被甩到空中，和公马预期的一样，小兵最终落在了少校的高鞣皮靴上。

“归队！”少校说。

“我站哪儿？”

“最末一排排队。跑步！”

“是，长官！”

小兵从很多士兵的脚下穿过，一段漫长的路程，少校焦急地盯着土豆小兵，时间仿佛凝固了。终于，小兵跑到了指定地点，站到一只大黄靴子的左边。大黄靴子往一边稍稍挪动了一下。“离我远点，别让我踩着你。”穿大黄靴子的士兵提醒说，他也是新兵，一个磨坊工。

长官发出向左转齐步走的命令，小丈夫转错了方向，差点被磨坊工的大黄靴子踩死。

“你真麻烦！”磨坊工很生气。

“感谢！”小丈夫说。

部队即将开拔，俄罗斯老太太哭哭啼啼地跑来了，拖着藤木拐杖，脖子上围着弗兰绒领巾。她拿拐杖拨开人群，找到红头发少校，质问道：“您让我的佣人去打仗，我怎么办？土豆地怎么办？欠出版商的债由谁来偿还？”

少校的回答过于草率：“您去问敌人吧。”

老太太说：“我会的！”她可能拿拐杖使劲杵了一下少校的靴面，因为少校龇牙咧嘴。

老太太又找到小丈夫，说：“我的孩子，土豆，你一定要好好回来，好好回来。”小兵说：“我一定。”少校明确地告诉他们：“战争没有一定。”

老太太火烧了心似的拥抱土豆小兵（就是合着双手握住他），紧紧地，并哭出一系列怪声音。小兵让这怪声音弄疼了心，忍不住流下泪。两个人都觉得过往的一切，愉快和不愉快，都值得深深怀念。天空低了下来，太阳在云里时隐时现，一颗老心和一颗年轻心此刻融为了一体，老太太甚至叫了小兵一声“小乖乖”，小兵则动情地喊老太太“奶奶呀”——此前他一直称呼她娜米达·果戈里列娅太太。



送新兵去前线的卡车启动了。乐队奏响了恢弘的乐章，愁思却在人们的心头迅速生长。村民向部队摇动着冰凉的羊，狗愣着，小教堂萎缩了，向日葵由于阳光的作用转到了另一边。

卡车很有力气，但就是走不出那段泥泞的路，车轮在泥塘里徒劳地旋转。长官吩咐士兵下去推，把卡车推过泥塘再上车，每个士兵都逃不过这次麻烦，他们身上溅满了泥浆，仿佛他们是一帮手艺拙劣的瓦匠。音乐不能停止，一个吹圆号的乐手想撒尿，急得一边吹一边踉跄，眼睛朝泥塘那边张望；小号乐手和大号乐手也感到了乏力，只有乐队指挥，那个用力摆动胳膊和脑袋的年长者，着急把乐曲再一次推向高潮。

卡车队伍终于消逝在庄稼覆盖的地平线之外。内急的圆号乐手朝向日葵后面的简易公厕飞奔，然而，那里被娜米达·果戈里列娅太太占据着。

“您，完没完？”乐手问。

“卡车呢？”老太太问。

“走了走了走了，看不见了！”

“那么，我可以倒给你了。”

也就是在这时，小丈夫发现自己不在部队的卡车上——他被老太太装在旧毛衣外套兜里了。

“不许说话，听我讲故事。”老太太低声道，她拿一只手在毛衣外套里捂住了小兵。“从前，伊凡大帝还是个孩子，哦，他的父亲驾崩那年他3岁……”故事开始了。可是小丈夫说：“我要见长官，我属于长官。”他挣扎着，想从毛衣兜里爬出来，而老太太的一只大手牢牢地控制着他，在一阵眩晕之后他睡着了。

但是，督战队赶来了，他们将小兵和老太太的旧毛衣外套一起送上军事法庭。

那是一项蓝色帐篷，里面除了一盏德国汽灯有模有样，其余东西都是临时凑合的。

“拉出去挂到树上绞死！”法庭一号人物说。但二号人物和三号人物提出反对，认为大敌当前，送逃兵上前线戴罪立功是上策。

一号人物不同意，二号人物和三号人物竭力

蓝光照耀

羽毛球，像弹簧那样弹跳，在大大的体育馆里发出大老虎、大狮子般的吼叫。

妈妈把两个核桃和两个小塑料盆放在爸爸的书桌上，其中有个盆里装了一些黄豆和几粒糖果。她又拿来一双筷子和一只调羹，还有一张白纸和一支铅笔。

每天，爸爸的轮椅都在他的大书桌前停留。起先他呆呆地望着眼前的一切，后来，他开始用手把手右手摆到桌上，像玩过家家一样，让右手抓住核桃。他的动作是那么费力，但他不辞辛劳地捣鼓这一堆东西。

我让核桃滚到他面前。他怔怔地看着我。后来，他也会把核桃推向我这边。

核桃在我们之间滚来滚去，咕噜噜，咕噜噜。我跟着它的声音唱歌，爸爸的嘴巴里也不时蹦出含混的声音。我完全无法把那些音节连成句子，但我感觉得到，他很高兴。

当他再怔怔地看着我的时候，我也看着他。我看到，他的神色不再绷得紧紧的了。

小时候爸爸跟我玩，现在我跟爸爸玩！

一天，我从《金银岛》一书的介绍中得知，这本书的作者，就是我最爱读的诗集《一个孩子的诗园》的作者史蒂文森——贝尔灯塔建筑师的后代。

我跳了起来，奔到爸爸跟前，迫不及待地把这段话读给他听。

爸爸发出一些声音，我听出了其中的“蒂”。我想，他说出了“史蒂”。

我取出《贝尔灯塔》影碟。

大海的怒涛声又在我们的屋子里翻滚起来。罗伯特·路易斯·史蒂文森和他的伙伴们严峻、坚毅、虔诚的神色在我们眼前晃动。

我靠在爸爸身旁，妈妈也在旁边。我们就跟从前一样。

一天，我从《金银岛》一书的介绍中得知，这本书的作者，就是我最爱读的诗集《一个孩子的诗园》的作者史蒂文森——贝尔灯塔建筑师的后代。

我跳了起来，奔到爸爸跟前，迫不及待地把这段话读给他听。

爸爸发出一些声音，我听出了其中的“蒂”。我想，他说出了“史蒂”。

我取出《贝尔灯塔》影碟。

大海的怒涛声又在我们的屋子里翻滚起来。罗伯特·路易斯·史蒂文森和他的伙伴们严峻、坚毅、虔诚的神色在我们眼前晃动。

我靠在爸爸身旁，妈妈也在旁边。我们就跟从前一样。

蓝光照耀

后来，我和爸爸开始滚铅笔。我们还扔起了糖果。我在他面前朗读课文，给他念《一个孩子的诗园》里的诗。我把在学校里新学的歌唱给他听。我做了一辆小马车，把它漆成了天蓝色。

我们又一次看了《贝尔灯塔》。我们还看了象贝岛的录像。那年暑假去象贝岛，妈妈把她喜欢的景致全部用镜头捕捉下来了。

古老的象贝岛灯塔慢慢移出镜头。当新灯塔出现的时候，轻轻地，我和妈妈不约而同叫了一声爸爸的名字。

爸爸的嘴巴里突然蹿出一串声响，他目不转睛地盯住屏幕上的灯塔。

房间里回荡着海浪的声音。海水的蓝色转换成电视里的蓝光，照射在我们脸上、身上。我们的四周全是美丽的蓝色。虽然这个颜色比天蓝深了

说服他，甚至掀翻了桌子，那桌子是几口炮弹箱搭成的，一口木箱砸伤了一号人物的脚踝，他这才醒悟过来，采纳了同僚的意见。于是，小丈夫捡了一条命。必须说明，这一过程是仓促而混乱的，被告得不到发言机会，也没有律师辩护，一切全靠大人物的一张嘴。末了，一号人物问小兵一句：“你还有什么需要交代的吗？”小兵盲目地摇摇头，但走到法庭外面他忽然想起一件需要交代的事。

“请您把毛衣还给娜米达·果戈里列娅太太，她容易感冒，她离不开毛衣。”他对一个身板笔直、脖颈精细的军士说。那个军士微笑一下，表示乐意帮忙。

在那间破农舍里，军士对老太太说：“穿上您的毛衣。没事了，结果很好，您不必惦记，您今后就是军属了。”

军士口渴，跟老太太要一杯水喝，而老太太结实实给了他一拐杖，又用十个指甲掐住了他精细的脖颈。“是谁向督战队告的密？告诉我！”老太太怒吼，“我不想活了，我101岁，活够啦！我也不让您活着！”

军士完全可以推开老太太，即使开枪也不算违纪。但军士没有这么做，倒是以安慰、哀求似的口气说：“您别生气，别这样，娜米达·果戈里列娅太太，您松手，松开，呃，呃，我喘不上气了……”他斯文的样子仿佛对待自己年迈的祖母。

可老太太不松手，她手劲儿很大，她淌出了鼻涕，并开始口吐白沫，白沫形成一些气泡，气泡不断破碎。军士以为老太太不行了，赶紧说出告密者的名字：米盖屋·昂贵马车夫。之后军士把身上带的钱全部掏出来给了老太太，才得以脱身。

马上小地主米盖屋·昂贵马车夫家就乱套了。

“米盖屋，昂贵马车夫！我不想活了，我101岁，我活够啦！我也不让你活着！”老太太站在地主家院中央咆哮。她预备好了，小地主一出来，她就拿拐杖戳他的喉咙，戳他的脑壳。

米盖屋，昂贵马车夫到底是没敢露面，他的一大群大鹅倒是懂得维护主人的利益，它们一起伸长脖子嘎嘎叫吵，啄老太太的裤脚，但老太太用拐杖把它们打得落花流水，凋零的羽毛漫天飞。而老太太口吐白沫，像要死在这里似的。

几个长工跑来了，他们停在那里不知所措。小地主米盖屋·昂贵马车夫叫他们把老太太赶走，可他们发现老太太身上藏着一把水果刀，都退缩到一边去。

“你们去叫巡警来，”小地主这回爬到阁楼窗户上喊，“叫警长鹿皮，叫他来，他有办法。快去！”没有人动弹。小地主又说：“谁去我赏他一麻袋大麦！”

一个打赤脚的长工动心了，但是院门已经被老太太封锁了。这个长工猫着腰小心地跑到谷仓那边，想从那个地方越墙出去。然而，他扑通一声倒在了墙底下，脸朝下趴着。他死了！

老太太并没追他，更没打他，是他自己爬了一半墙头掉到地上死了。是心梗致死，死得非常快。可乡下人都还不清楚这种病，另外几个长工吓毛了，米盖屋·昂贵马车夫也毛了，他们都感到了巨大的恐惧，因为他们一致认为这个101岁的俄罗斯老太太使用了杀人魔咒，魔咒要了一个人的命。最后，小地主把全家人都召唤到阁楼上，插紧门闩，再拿大头顶上，杀猪用的刀子准备好了，猎枪筒里也填满火药……

插图：恒兰

一点，但它同样是爸爸的颜色。我想，它象征着明净、宽广、信心和希望。

每逢周末，我们会像过去一样出去走走。我们去了从前到过的地方，也去了一些新地方。

我们还上电影院看了电影。可惜看到一半时，妈妈睡着了，直到影片结束才醒过来。我说妈妈是太累了，妈妈固执地说是电影不好看。她一边笑话自己，一边推着爸爸的轮椅回家。

那天爸爸微微笑了一小会儿。当我们回到家里后，他怔怔地看着妈妈，左边嘴角突然轻微地往上弯起，左眼看上去也有了点笑意。

我和妈妈飞快地看了对方一眼，都笑容满面地看着他，说起我们平常喜欢说的那些俏皮话。

爸爸忽然不愿意跟我玩了。

我把铅笔滚过去，他就用手掌盖住它，不让他滚到我这边来。我把糖果扔到他面前，他也不接，或者也按到手掌下，不再尝试把它抛起来。

“爸爸。”我疑惑地看着他。

他怔怔地看着我，一点都不理会我的手势和呼唤。他在想什么呢？

我望着爸爸怔怔的目光，感到迷惘，眼前像是一团浓雾扑面而来。爸爸是那么清晰，似乎又非常遥远。我甚至感觉到一种很离奇的陌生，但是我看见的分明是一张熟悉的爸爸的脸。要是我会魔法就好了，那我就可以钻到爸爸头脑里，或者念一句咒语，让他回到从前的状态。我用力地想，用力祈求。在这个时候，我才知道魔法离自己有多么遥远。也许，魔法并不存在，反正它不属于我。

“爸爸。”我又尝试着呼唤他。

我深深地望着他。突然，我幻想他喊出我的名字，对我眨眼睛，眨呀眨。他的眼睛一亮一亮，好像无数星星闪烁。

我盼望着。

“爸爸。”我呼唤。

他怔怔地看着我，坐在轮椅中，粗重地喘气。这就是我曾曾经很有力量的、威武的、像灯塔般挺拔的爸爸。他的羽毛球拍封在套子里，静静地，在壁橱中躺了好些日子。

现在，他是不是也感觉自己已是陌生的呢？我想也许会是的，有时候也许会。如果真是这样，我想我一定会难受，一定的。

“噢，爸爸。”我轻轻地说。

他耷拉着脑袋，合上眼睛，看上去万分疲惫。没有关系，他依然是我亲爱的爸爸，我默默地对自己说。

我知道他很有力量。

看着他，我微微笑着。我记得妈妈说的话：无论如何，像从前一样呼唤爸爸，对他笑，跟他说话。我们家就像妈妈说的那样，依然是一个欢乐的家庭，跟从前一样。

我想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灯塔。

我可以是一座很好的小小灯塔。

（选自《张洁美文·爸爸的灯塔》，张洁著，明天出版社出版）